

JINIANWENJI 纪念文集

纪念文集



吴雁南 Jinian Wenji

Wuyannan

JINIANWENJI 贰零零叁年

纪念文集

朱健华 陈 奇/主编



贵州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雁南纪念文集/《吴雁南纪念文集》编委会编.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8

ISBN 7-80650-386-2

I.吴… II.①吴… III.吴雁南-纪念文集
IV.K825.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4462 号

吴雁南纪念文集

朱健华 陈 奇 主编

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

社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1)

印 刷 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字数 10.875 印张 27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650-386-2/K·15

定 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友谊路 186 号 电话:6784181-2127 邮编:550001

编 者 的 话

2001年8月,著名学者吴雁南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他的亲人、生前友好和弟子陆续撰写了一些纪念文章,并萌发了为他编撰一部纪念文集的愿望。张守常、苏双碧、王宏志、陈梧桐、郭毅生、吴乃恭、关捷、吴廷桢、祁龙威、茅家琦、萧致治、孙玉华、吴量恺、苏中立、张朋园、罗耀九、戴学稷、张磊、沈茂骏、林家友、隗瀛涛、杨鸿儒、钱安靖、邓卫中、冯祖貽、糜崇琦、周志华、李世安、孟广林、王劲、郭汉民、周新国、秦学顺、向阳生、黄开烈、李世同、陈达能、亢光甫等先生惠赐了纪念文章。这些先生中很多是蜚声中外的著名学者,承担着繁重的教学、科研或行政事务;有的已是八十多岁高龄。苏中立先生还寄来了两篇。路遥先生因事务繁忙难于赐稿,但仍然表达了关切之情。

收入纪念文集的,还有龙志毅、熊宗仁等先生撰写并已公开发表的悼念文章,戴逸、章开沅、龚书铎先生为《吴雁南文集》所作的《序》、《题笺》,先生的弟子们撰写的怀念文章,以及有关先生生前的采访、报道文章。

值此纪念文集即将正式出版之际,谨向所有关心纪念文集编辑、出版的人们表示深切的谢意,衷心希望先生的亲人、同事、生前友好一如既往,关心吴雁南先生生前开创的事业,使吴雁南先生的事业和精神发扬光大。

2003年4月

目 录

吴雁南同志生平简介	中共贵州师范大学委员会、贵州师范大学(1)
《吴雁南文集》序一	戴 逸(5)
《吴雁南文集》序二	章开沅(7)
题笺	龚书铎(10)
深厚造诣 学者气度	
——怀念吴雁南同志	龙志毅(11)
吴公雁南碑记	庄宗杰(14)
和雁南的友情	苏双碧 王宏志(15)
勤奋·广博·勇于开拓	
——忆雁南同志	陈梧桐(20)
天上人间 友谊绵远	
——怀念雁南兄	郭毅生(23)
笔耕五十年	吴乃恭(27)
学富雕龙文修天上 才雄走马星殒人间	
——怀念挚友雁南兄	关 捷(30)
谦虚·勤奋·渊博	
——我心目中的吴雁南教授	吴廷桢(38)
怀念雁南教授	茅家琦(41)
史林怀旧	
——追怀吴雁南同志	祁龙威(43)
深深怀念吴雁南教授	萧致治(45)

悼念老友雁南先生	孙玉华 吴量恺(49)
校友·师长·知己	
——深切怀念吴雁南先生	苏中立(52)
吴雁南先生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	苏中立(57)
回忆雁南先生	张朋园(65)
贵州师范大学吴雁南教授访台	张朋园(70)
悼念吴雁南教授	罗耀九(73)
怀念吴雁南同志	戴学稷(74)
忆雁南	张 磊(77)
深切缅怀吴雁南先生	沈茂骏(79)
悼念与回忆吴雁南先生	林家有(80)
一个为学术鞠躬尽瘁的人	
——深切怀念吴雁南学长	隗藏涛(85)
哲人其萎 垂馨千祀	
——怀念雁南吾弟	杨鸿儒(88)
忆吴公——雁南	钱安靖(95)
深切的怀念	
——缅怀吴雁南同志	肖堂炎(98)
“雁南飞……”	
——悼念吴雁南先生	邓卫中(102)
相交相知二十年	冯祖贻(105)
心香一瓣念高师	
——回顾吴雁南教授对贵州高师教育	
研究的倾心关注	糜崇琦(111)
怀念吴雁南校长	周志华(114)
深切怀念恩师吴雁南先生	李世安(116)
学者风范 泽惠后学	
——怀念吴雁南先生	孟广林(120)

我所了解的吴雁南先生和他的学术风貌	王 劲(127)
深切怀念吴雁南先生	郭汉民(133)
回忆吴雁南教授	饶怀民(140)
学者风范	
——忆吴雁南教授	周新国(145)
哲人其萎 风范长存	
——深切怀念吴雁南先生	秦学颀(148)
吴雁南老师琐记	向阳生(153)
笔下波澜惊史坛 蹊边桃李映学苑	
——追忆吴雁南先生	熊宗仁(156)
吴先生赏识人、看重人的品性令人难忘	
——怀念吴雁南先生	李世同(160)
忆吴雁南先生	黄开烈(162)
吴老师和“南方大学”	陈达能(165)
缅怀先生——吴雁南	亢光甫(170)
真红不枯槁	
——访史学家吴雁南教授	王尧礼(172)
淡泊明志 只问耕耘	
——记贵州师范大学校长吴雁南	黄维鸣(177)
治学之家 其乐融融	吴 丹(179)
开拓奋进 逝犹未已	
——缅怀导师吴雁南先生	陈 奇(181)
永远怀念导师吴雁南先生	陶季邑(197)
最后一位儒者	赵 泓(199)
锐意进取 辛勤耕耘 推陈出新	
——吴雁南与辛亥革命思想研究	赵炎才(203)
绿叶对根的思念	
——恩师吴雁南先生逝世二周年祭	吴效马(226)

无尽的怀念

——追忆恩师吴雁南先生 徐 杨(232)

学术的开导者 人生的引路人

——吴雁南先生晚年的研究生教育活动追述 ... 周术槐(236)

忆雁南恩师 梁家贵(245)

怀念在恩师身边的岁月 欧阳恩良(249)

独辟蹊径 蔚为大观

——恩师吴雁南的社会思潮情结 吴君隆(255)

缅怀恩师吴雁南先生 郑永华(260)

永远的怀念 张雁南(265)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记吴雁南师 黄沛骊(269)

师承琐忆

——忆恩师吴雁南教授 郭 钦(272)

忆吴雁南先生二三事 张 明(278)

贡献突出的著名历史学家吴雁南 陈 奇(280)

吴雁南——从荣昌走出去的史学家 郭礼淮(293)

著名史学家吴雁南 中共荣昌县委组织部(297)

唁电、唁函、挽联 中国史学会等(299)

吴雁南同志生平简介

中共贵州师范大学委员会
贵 州 师 范 大 学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原贵州师范大学校长、教授，原中国史学会理事、贵州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贵州省史学会理事长、贵州省高师研究会理事长、贵州省中华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优秀论文评选委员会通讯评委、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吴雁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1年8月18日8时37分在贵阳逝世，享年七十三岁。

吴雁南同志1929年2月25日出生于四川省荣昌县吴家镇。青年时代先后求学于四川大学法律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52年毕业以后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北京第56中学任教。1962年调人民教育出版社任中学历史教材编辑。1972年调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任历史系副教授、副主任。198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任贵阳师范学院院长、贵州师范大学校长至1989年。1978年被评为贵州省先进工作者，1986年评聘为教授，同年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1991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吴雁南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他衷心地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他作风正派、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史学研究和党的教育事业。

吴雁南同志50年代至60年代初在中学执教。其后10年中在

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历史教材的研究和编纂工作。70年代以后,他一直从事高等教育。80年代初,作为贵州师大最早的少数几个硕士研究生培养指导教师之一,开始招收、指导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20多年来,相继招收、培养了12届、40多名硕士学位研究生,10多名在职研究生,研究方向涉及中国近现代史、太平天国史、辛亥革命史、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文化史等广泛的领域。他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注重知识的传授,更注重教学生如何做人;对学生政治上、学业上高标准、严要求,生活上则如慈父般地关心、爱护。今天,他的学生分布全国各地,相当一部分人已成为教授、研究生导师、博士、党的领导干部,成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骨干。

吴雁南同志在任院(校)长期间,始终把提高师大的办学能力和教学质量放在中心地位,注重学科建设,注重教师队伍建设,提携后进,扶持青年,为贵州师大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学校实际出发,主持制定学校“八五”规划,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始终执行党委关于“坚持方向,调整结构,优化队伍,增强实力,提高质量,提高办学效益”的办学指导思想。积极主张改革教学科研管理体制,改革“校、系、教研室”三级管理体制,强化系级体制,倡导学院体制的建设。

他十分重视科研工作,发挥师大文、理科科学研究的优势和重点学科的作用,积极主张建立跨学科研究的学科群,主张科研结合贵州实际,加强科技开发,为贵州经济建设服务。

他在80年代就主张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有两点是很重要的:一是教学与科研结合,所有教师既搞科研,又搞教学,把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二是主张多招研究生,增加学校研究生的比例,他认为这是提高教师的素质和学术水平的必经之路。

他积极主张大力加强课程建设,改革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他认为学校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改革教材内容的陈旧和重复。在他的主持下,学校在 80 年代就重视学生的培养方案和修订教学计划,狠抓教学质量的提高。他坚持开放式办学,积极支持教师出国进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值得重视的是吴雁南教授的教学思想,具有跳跃式思想和综合性思想,倡导建立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激励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的管理体制。在他的主持下,80 年代的教学工作就坚持了“以学生为根本,以教师为主导”的方针,提出了实行学分制的构想,改革考试目的与方法。

吴雁南同志对史学有着精深的研究,是国内外公认的史学专家。从 1954 年开始,在近半个世纪中,他发表了论文、译文、文章近 300 篇,出版独著、合著、主编著作 30 多部,总字数达到一千万之巨,其中自撰 200 余万字。他的研究领域极为广泛,从历史教学法到历史教材编纂,从古代史到近现代史,从政治史到思想史、文化学术史,不断地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太平天国史、辛亥革命史、经学史以及社会思潮史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国内领先、国际上有影响的成果。他参与主编的《辛亥革命史》获得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他悉心研究社会思潮史、经学史,主持完成了国家七五社科课题“陆王心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国家八五重点社科课题“中国近代社会思潮”。90 年代初出版的《清末社会思潮》,是当时有关该课题的较为系统的著作,曾获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第五届中国图书二等奖。90 年代末出版的 4 册、近 200 万字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国内外学术界好评如潮,称它“是目前为止篇幅最长、规模最大的、系统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的专著”。他患病住院以后,仍念念不忘一千万字的“中国社会思潮通史”的编写计划,让人借来资料,着手古代社会思潮的撰写。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思维敏捷,富于开拓。他先后参加了一些重要国际学术讨论会,应邀访问美国、日本和港台地区,受到海外学

者与港台学者的高度评价。他的学术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为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吴雁南同志的逝世,是贵州师大的一大损失,是中国史学界的一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他的遗志,以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学校工作的新局面。

(2001年8月22日)

《吴雁南文集》序一

戴 逸

吴雁南同志是我相交近半个世纪的朋友,上世纪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吴晗同志主持北京历史学会的工作,我担任近代史专业组组长,吴雁南先生是组内很活跃的成员,当时还有陈庆华、苑书义、张寄谦、李文海、龚书铎、袁定中、谢承仁、苏双碧等。我们这群青年年龄都在30多岁,论学谈心,常相过从,砥砺品学,融洽无间。建国初期,建设伊始,学术界人数较少,没有很多学术活动,各地史学工作者来往不多,音问较疏。北京历史学会是最先成立的地方性学会团体,充满朝气,富有团结奋进的精神。近代史组经常集会讨论各种学术问题,几年活动中我认识了很多朋友,吴雁南先生给我的印象很深。他为人宽厚,办事认真,治学勤奋,分析问题条理细密,是一位学识与品行兼优的谦谦君子。他平时言语不多,但开会讨论学术问题总是积极发言,且议论风生,时有创见。他当时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历史编辑,读书很多且接触学界颇广,常常给我们带来新的知识和信息。

文化大革命中,吴晗同志是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我们这一群北京历史学会的成员很多人受到株连,接受批判审查,相互之间也不敢有往来。我只听说吴雁南先生随人民教育出版社下放到南方去了。许多年来未通音讯。1969年中国人民大学被“四人帮”解散,下放到江西余江县五七干校。1971年初我去江西路过上海,在上海二姐家暂住,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原来吴雁南先生也在同时来到上海,打听到我的消息,给我电话相约见面。当天晚上他来到南京西路我的二姐家中,我们见面后紧握双手,相互注视,互问安好,眼中含着泪花。“文革”中我在外地遇到故友,这是第一次,我永远

不能忘记这一幕。在大的劫难中显示了故交友谊的难能可贵。那一晚我们谈了很多,他讲了他的经历和其他人的消息。我也说了我被批判揪斗的情形,倾吐郁积已久的一肚子苦水。夜深人静,我们才依依不舍,珍重道别。

“文革”后,吴雁南先生一直没有回到北京,在贵州落户了。他已过中年,但奋斗不懈,在学术上有了更大的成绩。他担任贵阳师范学院院长(后改贵州师范大学校长),在繁忙的教育行政工作中仍拨冗钻研,成果甚丰。我和他在一起时,他专研究太平天国史和辛亥革命史,后来转到文化史,学术史方面。这方面的著作硕果累累,如《清代经学史通论》、《中国经学史》、《阳明学与近世中国》、《儒学与维新》、《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等。他的研究成果对人们富有启发性。如他研究的“阳明学”,晚清以来,“阳明学”在中国很盛行,它是儒学发展的一个派别,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它对昂扬人的主体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起着很积极的作用。在近代,中国受到外国的侵略和压迫,这时的“阳明学”起着鼓舞人民,以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和宁死不屈的英勇精神去反对侵略者,改造旧中国,有着进步的作用。但吴雁南先生也指出“阳明学”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过分夸大心力的作用,在实践中不顾现实条件与可能,带着幻想,超前行动,往往也导致事业的失败,造成重大灾难。吴雁南先生对晚清心学的研究不仅资料丰富,内容充实,而且分析深入,说理透彻,读后令人心折佩服。

雁南先生谢世逾年,墓木已拱,今天他的文集能够出版,多亏他的家人、同事、朋友、学生奔走呼吁之功,哀集编校之劳,可见雁南先生的遗爱深入人心。我翻阅雁南先生的遗作,和他昔年交往过程中的很多情景涌上心头。我对他的待人诚恳,处事认真,勤奋著述,好学深思,由衷的钦佩。濡笔成文,以为序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原中国史学会会长)

《吴雁南文集》序二

章开沅

《吴雁南文集》即将出版,承蒙亲属邀约作序,作为多年至交,理应略抒浅见。

建国初期,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的人较少,所以大体上彼此都有所了解。“文革”以前,雁南侧重于研究太平天国,发表有独立见解的文章颇多,因此很早便引起我的注意。但是,由于那些年月政治运动较多,加以我的性格内向和交游圈甚窄,所以基本上与他没有什么私人交往,更谈不上深切的相知。直至“文革”末期,人民出版社组织人力编写多卷本《辛亥革命史》,我们才首次携手合作,并且成为推诚相见的亲密朋友。

编写组的成员各有自己的个性,几个资深成员因此都被冠以某种相应的“雅号”,如林增平名为“教授”,因为他是组内惟一的副教授;隗瀛涛称为“老鬼”,以嗜酒而得名;我谬膺“章总”荣衔,则是由于当时看过一部电影,其中有位总工程师恰好姓章。至于雁南,则几乎不约而同地尊之为“老夫子”,并非由于他的年龄,而是由于他文质彬彬,说话慢条斯理,颇有几分儒雅。“夫子”有长者之风,不仅在工作中与大家和衷共济,而且在休闲相互取笑时也总是犯而不校,又颇有儒家仁恕之风。辛亥革命史编写组的内部团结是有口皆碑的,这与“教授”、“夫子”的宽容豁达颇有关系,这种优良风度如同润滑剂一样促成编写工作的流畅运行。尽管在重大问题上也不乏歧见与争论,但都能保持“和而不同”,从不强加于人。

编写组成员分别来自湖北、湖南、四川、贵州、河南5省(林家由于工作正在调动,故属于“客座”),由于没有任何正式经费,每逢集中讨论需由各省轮流做东。贵州在这5省中最穷,所以承办

会议也就最为艰难。记得当时贵阳师院连像样的招待所都没有,我们只能住在校外,食宿条件都很难与内地城市相比。但是,雁南与接待人员煞费苦心的拮据操办使我们深受感动,大家都全心全意讨论书稿,没有任何怨言与不满。瀛涛与我有时口馋,便溜到偏僻小巷品尝所谓“恋爱豆腐”(即油炸臭豆腐,不过包有若干菜馅),至今仍然回味无穷。只有到了贵州才能真正了解当地教学、研究条件的困苦。本来按政策雁南是可以回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但他对贵州,对贵州人民,已经产生深厚的感情,因而才把自己的余生全部奉献给贵州,奉献给高等师范教育事业。

这部文集的内容,不仅是雁南学术思想与研究领域变迁的记录,而且也是他从北京到边陲而终于终老于这方西南热土的反映。他的史学研究从太平天国开始,中间曾一度专注于辛亥革命,80年代中期以后则集中力量研究儒学和中国社会思潮。从1988年到2001年,在13年期间,除主编大型著作外,仅发表儒学方面的论文就有42篇,而其中直接有关阳明心学课题的文章就有32篇之多,可见其晚年学术志趣之所在。其中有两篇未经发表的手稿——《从理想人格的追求到龙场悟道》(1995)、《王阳明与贵州》(1996),这就使我难免联想到,雁南夫子晚年所悟之道正好与阳明相通,不仅是身世方面的相互感应,而更重要的是都想在西南一隅的穷乡僻壤播撒文化种子,开发民智并进而追求社会革新。在举国共议如何开发西部的今天,我更觉得雁南这种默默奉献精神之可贵。他对贵州师范大学的苦心经营,以及对于校内外众多年轻一代学者的诱导提携,也必将为后世所铭记并给予高度评价。

我们这一代同行学者大多不敢自视甚高。由于解放前的战乱连绵不绝,我们未能很好完成自己的学业;而由于建国后的政治运动接踵而至,我们的有效治学时间又损失得太多。我们这代人所能做到的,仅仅是穷尽毕生精力,历经千难万苦,把原本非常幼稚的中国近代史学科,逐渐发展成为国内外学术界都能承认的一门

学问,同时也或多或少引导帮助了一批批青年学者的成长。我常以迟开的花朵自比,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后虽然曾经一度绚烂,但很快就进入凋萎的暮年。对于雁南,对于此前早已逝去的增平我也作如此观。谨以此序作为对他们的深情怀念!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原校长)